

從神學探討佛學、易學、儒學、氣學，兼論猶太人來源（上）

從神學探討佛學「一心開二門」

屈思宏（屈）：本中心研究團成員、漢語網絡神學院教授
梁燕城（梁）：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長

梁：今日我們同屈思宏博士討論中華神學的問題，他是漢語網絡神學院的教授，屈思宏做了很多有關中國文化和神學之間的研究，亦是第一個提出用「一心開二門」去闡述基督教的人，我覺得這是好突出的想法，從神學反省《大乘起信論》提出的「一心開二門」。

這思想根源在佛教有宗大師世親，在《攝大乘論釋》說：「自性本來清淨，即是真如，自性實有，一切有情平等共相；由有此故，說一切法有如來藏」。¹ 如來藏是藏在萬有之後的如來本體，認為宇宙真理本體，是「自性無垢，畢竟清淨。」² 這完美純淨的真理，藏在現世間各種惡濁的背後。一切善和不善都能由如來藏本體興起而造出來，其中有「識藏」，「識」(vijñāna)是人心知道、了別的功能，指感覺（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識）與心思（意識）的精神作用，去感受及分析所呈現的事物諸相，而產生對世界的認識。這人心的認識不見宇宙真相，形成「無始虛偽惡習」，人內在的根本黑暗和愚昧，稱為「無明」，就住在這「識藏」中。但識藏與如來藏因同體而重疊，但如來自身仍是「畢竟清淨」，是本體常在之本性。

這佛學的反省和思路，自性清淨的真如藏在虛偽惡習世界之中，後來在中國演變為人人皆有佛性的哲學。

《大乘起信論》綜合如來藏這一切思路，建立如來藏的大哲學體系，提出「一心開二門」，從兩個門去展示世界，解釋真如和煩惱並存。說：「依一心法，有二種門。云何為二？一者、心真如門，二者、心生滅門。是二種門，皆各總攝一切法。此義云何？以是二門不相離故。心真如者，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。所謂心性不生不滅，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，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。是故一切法從本已來，離言說相、離名字相、離心緣相，畢竟平等、無有變異、不可破壞。唯是一心故名真如。」³

人若領悟宇宙（法界）整體真理，就是永恆不變（不生不滅）本體，即走入心真如門，通向終極解脫。至於世間的生滅無常，來自「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」，妄念形成心生滅門，通向無窮煩惱。這思想框架是，真如本離一切妄念，一切法從

¹ 《攝大乘論釋》卷 5，《大正藏經》Vol.31，第 344 頁上。

² 《楞伽阿跋多羅寶經》卷 4，《大正藏經》Vol.16，第 510 頁中。

³ 《大乘起信論》卷 1，《大正藏經》Vol.32，第 576 頁上。

根本是一不生不滅真如心性，這最高價值的本體，打開一個門去展示生滅無常的現實世界。同時在一個生滅的煩惱世界，又可打開出一個通向永恆世界的門。

永恆世界怎開出一個幻變而有苦罪的世界，在苦罪的世界又如何可開一門進入永恆世界？在基督教學術傳統來說，這是很深的神學反省內容，可惜過去沒基督徒或神學家認識這深度佛學的問題，基督徒學者很少知道甚麼是「一心開二門」，這是一個好專業的佛學名詞，然後到新儒學，都有提及這個名詞，中國神學的研究必須要展開思考，才能生根中國。

只有基督徒年青學者屈思宏講過這個題目，很有創意、值得去研究，但我自己並未從我的中華神學體系，開出「一心開二門」的理論，直到最近，我突然想到神學上「一心開二門」，探討啟示模式和哲學模式的兩個真理表達進路。

神學融合中國及西方文化，接觸人的內心靈性

一直以來，我從中華神學想建立一個中國文化的本體論，通過這本體論可以解釋基督教的內容，就是如何用到中國思維方式、中國用的概念語句，去解釋基督教的核心精神。多年來我嘗試建立一個中國基督信仰的神學本體論，使基督信仰能融合中國最高智慧，使聖經真理能接觸到中國人的內心靈性。

從神學的發展看，基督教一開始就進入了西方的希臘羅馬世界，所以當時最頂尖的知識分子而又信基督教的，就嘗試用柏拉圖和阿里士多德的哲學理念去解釋基督教，特別是從新柏拉圖主義，來解釋基督教。早期猶太教的哲學家 Philo，就已用到希臘哲學「邏各斯」logos 這個概念，去講上帝和世間的關係。到後來教父神學時期如奧理金(Origen)、奧古斯丁(Augustine)等神學家，融合而又超越新柏拉圖主義，就產生早期的神學架構，成功成為西方文化的一部份，之後再融會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來解釋基督教。中世紀多瑪斯阿奎那(Thomas Aquinas)即集大成，應用到西方文化最有深度的哲理去解釋基督教，使基督教與希臘文化共融，而創造出西方近現代文化。

但他們按希臘羅馬文化解釋了基督教，基督教就變了是西方那個思維形態，例如柏拉圖的最高真理是靜態的，現實世界是變化的，靜態世界的根源來自對數學的發現，而數學是不變的，亦由這個「不變」推論，既有不變的數，應該有個不變的上帝。通過數學方式來創造世界，亦創造數學。這樣很順理成章就將基督教融入希臘羅馬文化的世界。

新儒學派唐君毅、牟宗三、成中英論易學

基督教如何融入中國文化的世界呢？當我跟從新儒學派大師唐君毅、牟宗三，再到成中英，他們並沒有講一個不變的世界，亦不以數學的不變性去建立不變的真理世

界，核心都是由《易經》展開，特別是成中英，常講易學，易的意義，一是「變易」，二是「不易」，指變中又不變，三是「簡易」，指可同簡單的卦象符號去表達變中不變的法則。易學以一切事物相互關係，相互關係裡面、事物間有感應感通，可用法則使一切衝突轉為和諧。認知過程是相互之間建立的，例如人與人之間、人與萬物之間之感應感通，並非純粹的命題式，不是用邏輯命題可表達的。這是人生命心靈間的情性互通，牟宗三稱之為「具體普遍性」。

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

成中英是講基督教講得最多的一個儒學大師，因為我是他弟子，我和他有7次對話，都是討論基督教和儒學的關係，他在討論過程中創出一套神學論述，他用儒家來解釋神學，好突出但無人注意，因為主要發表於《文化中國》和我的書裡，記載了他的講法，未必每個人都注意到他講基督教。他有一套神學智慧思考的方向，我重看他神學的思路，根據他的本體詮釋學，認為宇宙有個「本」，是本根，由之而展開成本體。他說：「本……是一個發展的起點，又是一個導向不斷發展與提升存在層次的活動過程，它必然表現為豐富的繁體，形成肢體，……萬物只能在這個根源性上來找尋，在這個『本』到『體』的過程上來探尋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。有幾個面向：一個是尋找萬物之本、一種時間上的發生意義；一個是找尋萬物之間、一種有機性的整體錯綜的感應關係或因果關係；一個是找尋它們在未來發展中可以如何組合或者是結合，來產生一個新的世界，或者產生新的事物的創發關係。」⁴

成老師論本體，是「包含一切事物及其發生的宇宙系統，更體現在事物發生轉化的整體過程之中……我們可以說本體就是真理的本源與整體，真理就是本體的體現於理、體現於價值。……此一意義系統是一個開放的動態的系統。」⁵

即「本」是一切存在之本根，展現形成宇宙豐富而彼此相關的萬有為「肢體」，是「真理的本源與整體」。當本形成人的心靈及萬有，存在方式是不同，人對世界的詮釋也各有不同，但那個本體是一致的，大家都是基於本體而建立的，各種不同的詮釋均由本體而生，他用這個本體詮釋學去破除伽德默(Hans-Georg Gadamer)所講的哲學詮釋學的相對主義化，哲學詮釋學就是說人人對世界都有個詮釋，每個人詮釋都有你自己的偏見、有我的成見在背後，我們都有一個我們的「視界」horizon，我們的生活歷史各有自己的視界，形成各自的偏見。伽德默提出 Fusion of horizons，視界的融合，即是我進入你的視界去了解你，我明白你的看法，你也明白我的看法，達到彼此融合理解。但這哲學詮釋學基本上是相對主義，因為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，大家原本各有偏見，並無原本的共通點。

⁴ 成中英、楊慶中：《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。

⁵ 成中英：《從真理與方法到本體與詮釋》，成中英主編：《本體與詮釋》，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0年）第5頁。

然而成中英認為有一個共同的「本」，由本開出體，有本體而產生不同的詮釋。人性有共通的本體，我們雖然詮釋成中英建立不同於伽德默的本體詮釋學，指出天、地、人有普遍的共通本體，人對事物的不同詮釋均出自人性本體。他這個本體詮釋學來自易學，《易經》本身是一個詮釋學，因為用易的卦象，作為一個解釋系統去了解宇宙，將宇宙組合成不同的卦象，作為一個解釋事件特質的形式、方式。世事有很多事件，每事件有不同的變化方式，雖然各自不同，但在易卦象大體系中，彼此可以相關又相通，又可以建立對立，又可以建立和諧。這是一個大宇宙變中又不變的易學系統，在一個這樣大的宇宙，變中又不變的易學系統裡是怎樣去了解基督教？

與成中英討論聖經的信仰不同西方希臘化的基督教

我發覺他講過頗特別的觀念，他自己去過聖地，在聖地作過沉思，究竟基督教是甚麼，首先他指出，其實今日西方基督教就是一套客觀化的外在真理，同中國人天人合一的真理不同，即例如數學的真理，就不是與人合一的，又西方的科學真理，不是與人合一的，那是一個客觀外在的。在西方的思路，上帝亦被客觀外在化，所以基督教的神學同中國文化大不同，因為上帝是超越外在的，而中國人的最高真理是內在的，天人合一的，這代表兩種文化的體系。

我就此和成老師對話，我提出基督教核心義理不等同西方基督教神學，西方基督教將上帝視為一個客觀外在的超越物體，但聖經描述上帝和人是有感通關係的，三位一體的上帝是一個關係本體，這個關係本體中父、子、靈三個性情位格是彼此感通的，感通的上帝就創造了感通的人，所以人又可以感通上帝，也能與天、地、人感通。人可以和上帝建立情意相通的關係。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核心。聖經的基督教，不是西方的基督教。

如果用這種關係感通的基督教，去回應《易經》所說的關係感通世界，聖經中上帝的啟示和行動，就可進入易學、儒學、道學的思維方式，用中國思想去解通啟示的真理，是生命重生之道，聖靈使人看透萬事之領悟，而不純是純邏輯命題的外在無生命之描述。這在我 32 歲寫《會通與轉化》一書時，已提出方法學上的非希臘化，用中國思想方法去建立中國神學。

從中國思想解釋三位一體

成中英就提出他對三位一體的解釋，他的意思似乎是，聖靈才是三一核心，因為他以為「靈」未必有位格，上帝核心不是有性情位格的本體，如易學中「太極」理念，太極生陰陽；聖靈生有位格的父和子，就好比太極生陰和陽這樣的三一的關係，這個神學十分奇特而有中國特式，他用《易經》解讀三位一體。

我回應成中英老師時，指出基督教的三一關係本體論，最終極的「本」，是超越的上帝「真身」，是神的在其自己，上帝的原來的 essence（本質），真身是不可知的

奧秘，這是神學的共識，即上帝的本質不可知。上帝「真身」對人展開啟示，通過感應溝通，使人知道上帝作為獨一真神，其本體是具父子靈三位格，就是三位一體，父子靈是一個關係性本體。對人來說，上帝可知又不可知(known unknown)，三位一體本質是一奧秘，本質不可知，但從啟示可知其三性情位格，三性情位格在一體中「不離不雜，相攝相入」。

啟示和哲學是兩個門論述宇宙人生

從啟示文本描述三一真神創造天地，上帝是父，祂從說話創造，說話是邏各斯(Logos)，即上帝從說話創造萬物，這「創造的聖言」與在新約中的「道」(Logos)字意義相同，「道成肉身」即成耶穌基督，故創世時上帝說話，即三位一體的聖子基督，參與在創造中的行動。上帝的靈運行在空虛混沌的黑暗淵面，是聖靈的創造行動。這是上帝向人打開的「仁愛真理啟示門」，使人從這門認識上帝及其創造、恩典和救贖。由三位一體的上帝創造宇宙，三一本體的真理是宇宙萬有之本。

但另有一門，使人去了解宇宙人生，那是哲學上由中國易學本體論探索，由一體之太極生兩儀、四象、八卦而創生多元世界，宇宙所有眾多事件相關互動，在變化中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」，即一切事物的本性得在具體世界實現，達至終極的和諧。這是古聖哲從哲學反思和修養，在宇宙人生發現有一「天地性理門」，從宇宙萬有發現其本性天理，是美善和規律的本體，依這本性天理去建立對天、地、人詮釋之道。如朱熹所言：「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；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。……惟於理有未窮，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《大學》始教，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，以求至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」⁶這是由中華神哲學去思考成中英的本體詮釋學，及中國宋明理學到新儒學建立的本體論。

兩大師論本體真理的反思性及感通性

中國古人觀察天地人整體，反省人心性能產生認知性及仁愛美善性，而掌握宇宙的本體性質。成中英曾提出本體是有反思性的，「我說這個本體，基本上是一個反思的概念。人開始存在，面對這個世界，認識這個世界的處境，以與世界建立一種交往關係，來充實自己的存在，然後再去盡力改造這個世界，充實這個世界。」⁷人的反思性，根源於宇宙本體，本體本身具反思性，這是有反思性的根據，這反思性是人知識的能力。成中英建本體詮釋學，詮釋基本上是反思性的，這詮釋的反思性是知識的基礎。

此外，唐君毅亦指出這個本體就是「仁」，是仁愛惻隱之心的感通性，感通就是唐君毅的哲學核心，我稱之為感通本體論。綜合新儒學兩大師對真理本體的描述，真

⁶ 《大學》第五章「釋格物致知」朱熹的補述。

⁷ 成中英、楊慶中：《從中西會通到本體詮釋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13年），第249頁。

理具反思性與感通性，反思性是詮釋或者知識的基礎，感通性形成人與人彼此相愛，是惻隱之心與道德的基礎。

一體開二門

從中國新儒家哲學，可推出最高真理本體是具有反思性，亦具有感通性，即是說這個真理具有感應的性情，可以描述為具性情位格的真理。具性情位格的真理，可與人感應溝通，理解和憐憫人的處境，人體驗或從理性思考這性情位格真理，稱之為「天」、「天主」、「上帝」、「皇天上帝」、「神」、「真神」、「上蒼」等。

在人類歷史中，人對最高的性情真理的接觸有兩模式，一是從天、地、人整體自身彰顯的本性天理，即人體悟理解宇宙之真理，是為「天地性理門」。

另一是性情真理作為無限仁愛和無限知識者，主動與人會面，向人說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並轉化人的苦罪，人在神聖經驗中經歷啟示臨在，獲知天地人的真相，是為「仁愛真理啟示門」。

這兩模式可視為真理向人展示的兩個門，我突然醒覺是屈思宏從神學講的，「一心開二門」。上帝開了兩個門向人顯示自己，我稱之為「一體開二門」，即是上帝本體自我開顯，開出兩個通道使人知道祂。

上帝（中國古聖及歷代天子所祭祀的皇天上帝）的真身本質是不可知，但祂是有性情位格的存在，正因有具性情位格的終極本體，才能使人具有性情位格。具性情位格的真理本體原則上可和人建立感應溝通關係，故這有性情位格的真理，是可以向人主動顯示自己。

天地性理門

一是「天地性理門」，宇宙萬物及人心性的存在，自然彰顯一種天理，呈現上帝的能力和本性，保羅所言：「上帝的事情，人所能知道的，原顯明在人心裡，因為上帝已經給他們顯明。²⁰自從造天地以來，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雖是眼不能見，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，叫人無可推諉。」⁸人雖看不見創造萬物的真理，這真理卻通過宇宙萬物彰顯祂的永能和神性，顯明在人心裡，使體悟理解宇宙真相，這是「天地性理門」。

具性情的本體真理就在宇宙萬物的生生不息當中，展示為萬物的變化和其間的天理，這是從生滅變化，見生生不息的本體及具有道德性及知識性的天理，中國儒家或道家，從天地萬物中發現某種偉大的價值，就是道德理性，王陽明所言的「良知」，就是具有道德和認知兩個意思的人性真理，這真理是來自充天塞地的靈明本

⁸ 《聖經》·〈羅馬書〉1：19-20。

體，即是具性情本體的「永能和神性」。這領悟之所以可能，是性情真理在天、地、人中的自我彰顯，在我稱之為「本體真理的自我彰顯」Self-disclosure of Ontological Truth。

這是中國哲學發現本體自我彰顯在宇宙和人心中，是知識和價值的終極基礎，中國發現生滅世界裡面有天理，成為道德與知識的指引方針。這在宇宙人生發現有一「天地性理門」，由之可進入去體悟本體，是具有反思性和感通性的真理，是人性中知識和道德的基礎，實現人性中的良知成為人的天命，此謂天命之性，天人合一。

仁愛真理啟示門

另一通道之門，是當具性情的本體真理，直接主動地以向人說話及行動啟示自己，人由此經歷向人啟示的上帝。歷史上親身經歷上帝溝通的人，成為先知和使徒，寫下的啟示文本，就是神聖經典。由此打開「仁愛真理啟示門」在啟示中人才明白上帝是三位一體的，三一上帝本性清淨，但具性情位格，不同佛教那無位格的自性清淨心或宋明儒學的天理。上帝是一關係本體，是能感應溝通的性情真理，並可道成肉身，潔淨人的罪，承擔人的苦難，成就救贖，使人能和上帝建立互為內在的感應溝通關係。

「仁愛真理啟示門」就是三位一體的上帝的主動開顯啟示，就它啟示出來的基督教的上帝的本身。

屈：梁博士剛才一番精闢的論述，將「一心開二門」從我最初構思的知識論層次，提升到了本體詮釋學的高度，這對我而言是非常大的啟發。梁博士進而建立「一體開二門」的神學架構，這確實為中華神學的理论建構提供了一個極具深度的基石。

我回想當初提出「一心開二門」來闡釋基督教，其初衷是想處理我們在現實世界中如何認知那超驗之本體的過程。在信仰的實踐中，我們處處可見這種「兩門」並存的張力：

一般人看「罪」，往往停留在道德律令或行為缺失的「生滅門」層次。然而，當我們深入探究，會發現罪的本質是人與上帝之間神聖關係的分裂與隔絕。這就是從行為的現象界，開啟了通往本體關係界的另一道門。這不單是犯錯，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分裂。

如此，在基督論與道成肉身的奧秘中。主耶穌基督本身在是「一體開二門」最完美的彰顯。祂既是永恆的上帝，又真實地落入凡塵，進入生滅的世界。正如梁博士所言，西方神學常受限於希臘哲學那種靜態、客觀的外在真理，將上帝視為與人隔絕

的對象。但我認為，當耶穌基督道成肉身時，祂就在這充滿幻變的現實中，為我們開拓了一道通往永恆上帝的感通之門。為什麼有人視祂為普通教師，有人卻承認祂是救主？這正說明了在現實世界中，認知主體因著與這「關係本體」的感通本質不同，而進入了完全不同的解釋系統。這樣，「一體開二門」就成了「一心開二門」的基礎。換句話說，「一體開二門」可以被理解為本體自身的結構，而「一心開二門」則是人如何參與、如何進入這個結構的認知與經驗方式。如此一來，本體論與知識論之間，就不再是分離的，而是上下貫通的：本體如何開展，人心就如何理解；本體如何顯現，人就如何詮釋。

關於「道一分殊」與多元性的主軸。梁博士提到，成中英老師的「易學」系統強調變中之不變，這與我最近思考的「道一分殊」不謀而合。我借用了朱熹的「理一分殊」，嘗試探討基督教中的「一與多」問題。既然耶穌基督是「邏各斯」(Logos)，是萬物藉以而造的「道」，那麼人類歷史中展現的多元文化與語言，是否就是這個「一體」在生滅世界中主動分殊的結果？

我過去的研究比較偏重在知識論的辨析，探討我們如何透過語言與文化去「詮釋」上帝。但今天聽了梁博士的分享，我意識到必須更進一步。如果我們能將這種「多元性」與成中英老師的「易學」系統相結合，就能解釋為何不變的「真理」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語境(Horizon)中，既保有其本體的普遍一致性，又能變出繽紛的在地生命力。

未來，我希望能沿著梁博士開出的這條本體論進路，深入研究成中英老師的本體詮釋學，看我們如何能更嚴謹地建構一套既具備中國思維方式（如變通、感通、易學），又能精準表達聖經核心精神（如三一關係、道成肉身）的中華神學體系。這將是中華神學一個極具挑戰且令人興奮的領域。

成中英如何發展本體詮釋學

梁：哲學說到底，其根源始終是一個本體學的研究，到近代變成知識論成為核心，但說到底，始終回到如何理解或描述本體。新儒學的方東美系統講宇宙和諧的大系統，其大弟子成中英從詮釋學進入本體的研究。他博士論文是研究分析哲學，他師承奎因(Quine)，Quine 指出一個本體論命題的意義，不取決於是否能還原為經驗觀察的內容，而在於其在知識整體中的作用，關鍵在與知識整體其他部分的關係。由此以經驗論的立場，提出「本體論承諾」(ontological commitment)。成中英覺得Quine的本體不夠圓滿，他用「物理科學的機體網絡論思考」來解讀奎因哲學，將其放入一更大的整體網絡思路中，他還跟老師說他應該轉為懷特海(Alfred North Whitehead)所講的有機本體論，他就從這種語言哲學分析哲學那種本體論，轉入機體哲學，再轉去老師方東美的中國廣大和諧的哲學體系。之後用中國哲學去處理西方哲學詮釋問題，變成他的一個好奇特的中國哲學的一個新發展，稱為本體詮釋

學。

我當時的博士論文就研究他這個問題，甚麼是本體詮釋學，我一抵達夏威夷時正在開國際朱子學大會，當時就是陳榮捷，即美國很有名的中國哲學家，老一輩就來自中國的馮友蘭，台灣的羅光天主教大主教，他寫了幾集《中國哲學思想史》，各方面的大學者都匯聚在朱子學會裡，還有就是李澤厚和張立文，中國文革後出來的這批思想家出席。台灣的還有韋政通、傅偉勳和杜維明，當年一時俊傑、那個年代的中國哲學家。我當時是31歲，剛剛讀博士，研究成中英的那篇論文，我覺得他好突出，就是用朱熹的格物致知建立現代中國的知識論，朱熹認為宇宙本體是太極，「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。」⁹太極就是理，格物的意思就是找到事物裡面的「理」，天理即是宇宙本體，我心的本體就是天理，萬物也有天理，用我心的天理去研究萬物，而這認知或詮釋過程中，找到萬物裡和我心相通的天理，人心中的理是人的本體，通過格物致知的詮釋，發現天地的理，是從本體到本體的詮釋過程，稱為「本體詮釋學」，核心是源自朱熹的哲學理論。你熟習朱熹講的「理一分殊」，其實都是這種思路。

朱熹的特別地方就是他對知識有特別反省，中國古代哲學家很少詳細討論知識，他研究的目的並非為了解客觀外在的科學知識，雖然包容對萬物天理的解釋，但目的是對修養工夫的反省，通過對格物致知的知識，去探討萬物及人生處境中的天理，以開啟內心作為同一本體的天理，尋求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」的境界。

我當時的博士論文，就在思考孔子有沒有方法論呢？孔子講到「可謂仁之方也已」中的「方」字，就有方法的意思。孔子說：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能近取譬，可謂仁之方也已。」¹⁰即是人可以通過自我反省及幫助他人，可找到自己仁心提升的方法。仁心是人存在的本體，由仁心本體去思考，建立他人時發現他人的本體，啟發到我的本體潛力開發，這就是一個本體詮釋學的過程。我開發自己本體更多之後，即產生更多對他人本體的了解，擴闊了詮釋的新視界，即可再更多啟發我本體的潛能。

中國式方法就是一個詮釋過程，不是一個靜態的客觀知識架構，卻是由修養工夫的開放發展，使本體在過程中展示自己的本性，這就是中國式的一個修養方法。所以我的論文叫《孔子與儒家的方法與方法學》，由這個問題我再研究，《易經》又是有個方法與方法學，因為它有一個卦辭系統，利用數學的二進去建立一個奇特的卦辭系統，去詮釋天地萬物，《易經》的詮釋面比孔子更大，孔子、孟子其實是一種修

⁹ 《朱子語類》，卷94。

¹⁰ 《論語·雍也篇》。

養工夫，但易學卻建立自己的系統，對天地萬物都有詮釋，而那個詮釋最後就是從太極出來，所以就是從本體出來。所以本體詮釋的核心其實就是易學，同孔子的修養工夫，朱熹就將這個變成「格物致知」的理論，是方法和本體的交疊應用，這個是西方完全沒有的，這個是典型中國的思路方式。

神學與中國的陰陽哲學

屈：我非常認同梁博士對朱熹「格物致知」作為本體詮釋學核心的觀察。這讓我想起關於朱熹的一個經典逸事：有一次朱熹在練字，旁人問他是否在練字，朱熹卻回答：「不是，我正在練這個心。」這句話看似簡單，實則點出了中國哲學中一個極其關鍵的進路—如何從外在的「藝」或「物」，轉化為內在「本體」的修為。我認為這種由外而內的進路，正是中西方思想結合的一個重要契合點。西方哲學與科學傳統強於對外在世界的觀察與邏輯推演，但如何從這些一般性的觀察，進一步破繭而出，進入到本體的生命層次，這始終是一個核心課題。在我的神學研究與論文寫作中，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本質性的問題：基督徒究竟該如何「追隨」上帝？傳統的觀點往往流於表面，例如簡單地問：「耶穌會怎麼做(What would Jesus do?)」。但這種追隨若只停留在模仿耶穌的外在行為，就如同只在「練字」而不在「練心」。我提出一個嘗試性的框架：如果我們借用中國哲學的「陰陽」哲學思路來理解三一神論中的修養工夫，或許會有新的啟示。基督作為道成肉身的弟兄，祂是具象的、可觀察的「外在」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「陽」；而聖靈則是在人裡面運行、感化的「內在」，可以視為「陰」。當我們看見主耶穌的教導與榜樣時，這不應只是外在知識的獲取，而是要像朱熹格物一樣，通過外在的「陽」（基督的榜樣），啟動內在的「陰」（聖靈的工作）。修煉的對象不是外表的行為準則，而是我自己的內心。聖靈在內心的洗滌與轉化。這樣，或者就可以對應本體詮釋學中「由本體去思考、再發現萬物本體」，是一種「推己及萬物」的本體詮釋過程。

當我們將中國哲學中的修養工夫（如格物、感通）與基督教的基督論與聖靈論結合起來時，我們可能會看到一條新的進路：一方面，保留基督教啟示的核心（道成肉身與聖靈更新）；另一方面，又能以中國哲學的語言，說明這個啟示如何進入人的生命，如何在人的本體中被實現。

總結來說，我會覺得，梁博士今天所指出的本體詮釋學，不單是一種哲學方法，更是一條連接知識、存在與修養的整體道路。而我自己的思考，雖然仍然比較初步，但我開始看到一個可能的方向：就是如何將這種「由外而內、由知而成」的工夫，與基督教的救恩經驗結合起來，使信仰不再只是外在的理解，而成為一種本體性的轉化與更新。

太初「道」(Logos)與「智慧」(Sophia)的陰陽性

梁：陰陽理念出自中國哲學，過去西方神學對陰陽很難理解，後來我看神學中宇宙的基本本體，有兩理念，一是太初有道的「道」(Logos)，這個 Logos 字的希臘文是

陽性的，二是在〈箴言〉8：31，智慧在亙古太初，踴躍地創造天地，「智慧」(Sophia)的希臘文是陰性。道成肉身、即是耶穌基督。在創造天地時，基督本身是「道」和「智慧」，就具有陽性和陰性的表現。

上帝一說話就是「道」，創造天地萬物，是上帝一說話，就從無中創造了萬物，這是陽性的創造性表現，是健動（指宇宙本體剛健的創造性行動，形容「陽」）的自強不息。然而在太初時，「智慧」就好像一個小孩在天地之間跳舞，通過創造過程中，表達一種單純、童真和喜悅。要運用智慧的時候要回復單純，這是陰性健順（指宇宙本體剛健地回歸原初的單純，以順承一切的活動）的回歸原初之純真。

太初智慧作為陰性的回歸單純，有深刻的自省義，耶穌在八福裡面說：虛心的人有福了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虛心是知道自己靈性貧乏，清心是專注於上帝，不帶一絲雜質，基督教的自省修養工夫，最關鍵就是回歸智慧創造天地時的單純，這是人在上帝面前的「健順」，主動的順服。今日知識廣博的人在教會常引起很多爭拗，當個人以為自己掌握最高真理，必引致教會分裂。信徒須找回一種單純性，基督教靈修含有進退得宜的智慧。現在西方基督教宣教是陽性進取的，傳福音時說不信就下地獄，不懂得去先愛人安慰人，陰性是包容愛護，方法就是我通過我的善良、純真去愛護你，讓人明白，上帝不只是創造天地，審判罪惡，且有一種無比包容的愛和寬恕。耶穌可以上十字架受苦，就是祂的虛己到盡，就是陰性的完全順服。所以上帝創造天地時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，神說要有光就有光，充滿正面陽剛的創造性，但同時又好像小孩在天父面前跳舞，以童真和喜悅，充滿陰柔順服，優美地創造天地。

下一步怎講神學，再講陰陽怎說下去，中文最要緊就是講「氣」的概念，基督教並沒有這個觀念，起碼福音派的基督教、正統基督教是沒有這個觀念。在神學上怎麼論說「氣」呢？我就探討天地正氣神學，提出這個觀念：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，下則為河嶽，上則為日星。」有時我講福音時我提到文天祥，是中國人所崇敬的聖賢，他在亡國時堅持寧死不降，為了維持文化的尊嚴價值寧願犧牲生命，表現出天地正氣。順著文天祥講耶穌基督，耶穌甚至取代人類的罪去犧牲生命，耶穌上十字架時，就好像文天祥上刑場那種氣派。中國人聽後很有感動，從敬佩文天祥進而敬仰基督，進而追隨基督。

怎知一個基督徒聽了以後，說文天祥是不會得救的，馬上變回那種踐踏他人的宣教方式，我千辛萬苦講中國文化同基督教可以融合，從中國文化價值去進入感悟基督帶來的新生命。他一句就推翻。

中國人最不喜歡基督教的排他性

中國人最不喜歡的，就是基督教的排他性，中國人從歷史經歷西方是一個侵略性的

文化。西方是陽剛的文化，少表達純真性和包容性，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的根源是希臘文化，希臘文化中的城邦是互相侵略和戰鬥。由雅典到斯巴達各城邦都是打仗的，亞歷山大大帝更是要侵略全世界，成為帝國主義文化。然後到羅馬繼承更加是侵略性，到近代歐美的帝國主義更是欺凌全世界。

基督教早期是通過愛心和無數聖賢的犧牲傳入羅馬，得政府承認及成為國教後，除去了殘暴的奴隸制及鬥獸場殺戮性娛樂，建立了較為平等的體制，及愛心關懷疾苦的修道院文化。但也同時和希臘羅馬文化融合，形成具排他性而至高無上的教會。西羅馬崩潰後，好戰的各大蠻族瓜分歐洲，如今歐洲各國的文化，吸納了希臘羅馬文化的帝國主義及排他性的教會，近代興起侵佔全世界，形成現今西方的那些白人至上的霸權、暴虐及以為自己唯一正確的文化。

可薩族人(Khazars)自稱猶太人

中國人在近代發展中就遷怒於基督教，特別西方對中國的欺凌和抹黑，華人都經常歸咎於基督教。包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殘暴手段，巴勒斯坦人以恐怖主義攻擊以色列，美國支持以色列更殘暴地報復，令世界更怒罵以色列人，以為自己是神的選民。中國人更誤以為猶太人等同基督徒，又遷怒於基督教。一般中國人都不懂西方歷史，不知是以色列人殺死耶穌的。基督教就好難簡單回答這些問題，其實首先我們知道猶太人不一定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歐洲猶太白人來自中亞洲可薩族人(Khazars)，因接受猶太教而自稱為猶太人，可薩人是突厥族，6-11世紀南俄羅斯草原區域活躍。興盛時建立可薩汗國，曾經是重要的政治和商貿的力量。740年可薩汗國皈依猶太教，他們較純種猶太人凶悍和懂做生意，且保留用嬰兒獻祭的殘暴禮儀。11世紀被烏克蘭的基輔羅斯人滅國，1016年拜占庭皇帝派兵攻滅最後一批可薩人。

可薩汗國滅亡後，可薩人流散東歐。Arthur Kostler 記錄「匈牙利和波蘭的資訊來源都提到猶太人，他們受僱於鑄幣廠老闆、王室收入管理者、鹽業壟斷的控制者、稅吏和『放款人』，也即銀行家。」(The Thirteenth Tribe, 1976)成為控制經濟與政治的深層政府勢力。

「可薩人」流徙歐洲，成為白人系的猶太人，稱作「阿什肯納茲猶太人」(Ashkenazi Jews)，至今佔這世界猶太人總數 80%。根據 2012 年基因研究，他們是近東高加索、歐洲和閃族血統的混種人，不是亞伯拉罕後裔，不是真猶太人。¹¹

猶太家族操控了全球經濟

1760 年代羅斯柴爾德(Mayer Amschel Rothschild)創建了銀行業務，19 世紀掌握了大

¹¹ *The Missing Link of Jewish European Ancestry: Contrasting the Rhineland and the Khazarian Hypotheses*, Genome Biol Evol. 2012 Dec 14; 5(1): 61–74.

英帝國的金融以及殖民產業。這些猶太家族控制了英鎊與美元，透過貨幣戰爭的方式操控各國的金融以及經濟發展。隨著貿易全球化，英鎊與美元成為所有重要物資的計價單位，在這個過程當中等於操控了全球經濟。

羅斯柴爾德家族領頭人金融家梅耶·阿姆謝爾·羅斯柴爾德(Mayer Amschel Rothschild)，選用六芒星的圖案，他以資金幕後創立了光明會(Illuminati)，1776年5月1日成立於巴伐利亞，成為主張建立新世界秩序秘密組織。

美國女性時尚月刊 Harper's Bazaar《時尚芭莎》提到，羅斯柴爾德家族一度被認為掌握了全球一半的財富¹²。美國為何縱容以色列人的殘暴，因猶太人已成為幕後控制美國的深層政府。美國民主黨幕後是摩根家族 Morgan family 的，而共和黨是洛克菲勒家族 Rockefeller family 的。其實學者指洛克菲勒家是盎格魯-撒克遜系猶太人。摩根家祖先 1748 年有一位叫猶大·摩根，又兩者都關連於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合作。

美國的高盛 Goldman Sachs，黑石集團(Blackstone)，花旗銀行(Citibank)，所羅門兄弟(Solomon Brothers)等都是猶太金融集團。微軟的 Bill Gates，臉書(Facebook)的創辦人 Mark Zuckerberg、Google 的創辦人 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、英特爾(Intel)的 Andy Grove、甲骨文(Oracle)的 Larry Ellison、戴爾(Dell)電腦的 Michael Dell、PayPal 的 Max Levchin、Yelp 的 Jeremy Stoppelman 也都是猶太人。美國八大電影巨頭之中有七家電影公司的創辦人是猶太人。美國新聞、銀行、影視、地產、科技，幾乎當家的都是猶太家族。

現在歐美的猶太人在血統上都不是以色列人，不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但具有突厥人的侵略性，就成為今日控制世界經濟的猶太人的根源。使徒約翰曾預言末世七教會中，有「那撒但一會的，自稱是猶太人，其實不是猶太人，乃是說謊話的。」(啟示錄 3：9) 所以基督教來到中國，必須和現今操控世界的猶太勢力劃清界線。

基督徒不是來審判，卻先實踐無條件的愛

中國三自教會的丁光訓主教，作為教會領袖，他就提出基督教應該先行出愛，才比較容易被中國人接受，由於他說要淡化因信稱義的觀念，由於因信稱義是核心教義，不可以減弱，若主張因愛稱義，那就是異端了，這惹來海外教會很多批評，認為他提出「因愛稱義」的異端。我早期也人云亦云地這樣認為，但由於我是學者，要查出證據，結果在他的書《丁光訓論集》中，我找不到他明確主張「因愛稱義」的神學論述。在中國多年，接觸很多三自教會的牧師和信徒，都很有信心，屬靈和愛主，未有任何人主張「因愛稱義」。後來我在一宗教會議上問三自的領袖，是丁

¹² Jane Stanton Hitchcock, "Portrait of a Lady: Lynn Forester de Rothschild", *Harper's Bazaar*, May 12, 2014.

光訓的學生，這位領袖指出三自教會從不主張「因愛稱義」，三自教會持守的信仰是「使徒信經」和「尼西亞信經」，以信為本。丁光訓當日講淡化因信稱義的意思原意，不是神學上反對因信稱義，而是宣教學上認為應行多些愛，使中國人會容易接受。若一開口先批判人，你不信耶穌就下地獄，這個中國人很難接受，只有先從愛去接觸人，才可慢慢解釋悔罪及因信稱義。

反省今日中國，或者在亞洲世界，文化上對基督教抗拒，就因為覺得基督教太霸道和排他性。我的反省是，基督徒宣教時能否先回歸一種信主時的單純、童真和喜樂，宣教不是高高在上來審判他人，反而要學效「虛己」的耶穌、上十字架承擔苦罪的耶穌、謙卑愛人的耶穌，去展示基督無盡仁愛包容？基督的愛是無條件的，一個人怎樣差勁我都是愛你，我來並不是要審判你，而是體察你的困苦，與你同行，共同奮鬥。我們入中國應該是這樣的態度，我們要參與中國重建其價值和文化，中國人就覺得基督徒是中國人的一部分。

屈：講到愛，我聽完梁博士剛才的分享，心裡面真的好有感觸。您剛才提到，無論對方的生命情況怎樣「無論如何我都是愛你」，這種無條件的愛，其實正正是一種包容了剛強的極致溫柔。我有時會懷疑，西方學界甚至部分神學詮釋，可能從根本上就誤解了「陰陽」的真義。他們習慣用西方的二元論(Dualism)去套用陰陽，覺得陽就是光、是剛、是主動，陰就是暗、是柔、是被動，兩者是切開的。但在中國哲學的太極圖裡，黑裡面有白點，白裡面有黑點，這說明陰陽從來不是「非一即二」的對立，而是一種動態的互滲與轉化。